

# 雪域苍穹下，66000次银幕绽放的背后



▲刘德华接受专访(5月25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钢摄

新华社记者牛琪

在香港，“刘德华”这个名字已无需添加更多定语，但如果非要贴上一个标签的话，“我可以认真地和大家说，我是中国人”，刘德华说。

上世纪60年代，刘德华在香港大埔农村出生。在回归前，他始终有一种关于身份的焦虑，“我们到国外工作或旅游时，有时会被人问是不是英国人。”

直到香港回归祖国提上日程。刘德华记得：“那个时候大家都非常兴奋，虽然还有一点彷徨，因为没有人经历过。”

而他属于有信心的那一群人。1982年，刘德华第一次到海南拍戏。三个多月下来，“没有什么不同，感觉非常亲切”。

1997年4月，单曲《中国人》发行。为了拍这首歌的MV，刘德华登上了长城。中式白衫，红旗漫舞，他站在烽火台上唱：五千年的风和雨啊，藏了多少梦。

“我嘴巴在唱，眼睛在看，真的会想到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的苦难。”他说，当时“用尽了自己最深的口气”。

从狮子山下到长城之上，刘德华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可以用香港人的身份，跟大家说自己是中国人。

香港回归后，他选择留下。在之后的25年里，他成为人们口中的“获奖专业户”“劳模”和“常青树”。

刘德华的故事，开始变得丰富和多元。练书法、学篆刻，他自觉是一个很东方的人。

“我的表演里不时会出现一些比较中国风的东西。”刘德华说，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是，“当全世界都喜欢中国风时，我们才跟进”。

他更频繁地往来香港与内地。1997年后，他数次回到籍贯所在地广东江门，“就像回到家一样，是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

2008年汶川地震后，刘德华在香港召集义演进行筹款，并赴救灾前线慰问，想“让他们知道身后有着全国人民的支持”。

他积极投身香港与内地电影合作，不仅做演员，也投资扶持新人。“很多导演或幕后工作人员介入不同类型的电影中，可以慢慢让香港和内地的作品彼此融合，互相靠近。”

在2015年上映的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演绎一名坚持寻子十多年的内地农民，这缘于他被故事内核深深打动。那次突破“偶像”光环的表演背后，有着深刻的情感上的连接。

经历了香港电影和音乐的黄金时代，刘德华坦言，艺术形式的接受度总会上下、起起落落，“但不能只考虑商业价值，还要考虑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他有计划拍一部关于粤剧的电影，“不是我演，是找年轻人”。

公益活动，也成为其人生的重要部分。从探望老人、照顾孤儿到临终关怀，刘德华说，传递爱的工作一定要延续下去。

今年春节刚过，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袭击香港，香港演艺界开始筹备一个行动，把经典歌曲《狮子山下》重新填词，通过艺人献唱，给市民打气。

“当时我在深圳，离开香港已有一段时间。”刘德华说，收到歌词后就在自己房间开始录，“需要我的能量时，我就可以给，不管多忙或者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

这是刘德华对香港的承担，也是对自己的要求。“我家有六个兄弟姐妹，而现在的家庭很多只有一到两个孩子。”成为一名父亲后，刘德华觉得应该为年轻人负更多责任。

对当下香港面临的房屋和青年发展等问题，他并不回避，“需要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空间和环境，去迎接他们的未来。”

未来的香港，的确有着无限可能。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里对香港“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定位，正是刘德华思量已久的。

“我年轻时，香港每一年的艺术节都是重要的时间，很早就开始找票，因为我们需要看到世界。”谈及艺术，他语气坚定——在香港建设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过程中，自己绝对会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这种坚定，与他对香港和国家的信心系出同源。“我在各种不同的地方都说，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刘德华说，不止如此，“25年来，香港人的家国情怀也越来越深”。他相信，中国人只会越来越团结。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的MV中，刘德华唱道。去年7月，刘德华办了一场网络直播，冠名“这平常的一天”。开始演艺生涯以来，正是每一个平常日子的叠加，成就了现在的刘德华。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地锻炼。”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主题曲《前》的MV中，刘德华唱道。去年7月，刘德华办了一场网络直播，冠名“这平常的一天”。开始演艺生涯以来，正是每一个平常日子的叠加，成就了现在的刘德华。

他说，我们要把今天过好，把每一件事做好。这很重要。

新华社香港6月8日电

## 中国人，刘德华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香港故事

少女，看着电影不时交谈，说说笑笑。对村民们来说，这个临时搭建的“电影院”也是他们翘首以待的“社交平台”。

2021年，西藏近500个基层电影放映队共放映公益电影超66000场。数万场放映的背后，是一个个基层电影放映员的辛苦付出，为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增添助力。

据介绍，西藏自治区电影公共服务中心正逐步开展将露天电影转向室内的试点工作，把电影放映的服务，下放到乡镇里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群众提供更便利、舒适的观影体验。

对罗珠而言，无论是在风吹日晒的草原上，还是在可以遮风挡雨的室内，“只要幕布一亮，群众开心，我就心满意足了。”

新华社拉萨电

备的放映员是他见过最厉害的人，却对电影内容已经没多少印象。他只记得，“银幕上才旦卓玛老师在北京唱歌”，大家围着鼓掌叫好，连幕布后面都站满了人。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县里招电影放映员，会开手扶拖拉机的罗珠脑子灵活，人也勤奋，成功得到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从学习倒带、架幕布开始，罗珠走上了电影放映之路。

那时，牧民的文化生活还比较匮乏。村民们甚至会在夜色里拖家带口徒步十几里地，跑到邻村看一场电影，即使下雪，也会一边踩着脚，一边津津有味地看。影片结束，大家在幕布旁跳起锅庄舞，伴着星斗欢歌。

而那时的罗珠，是大家心中的“红人”。放映结束，孩子们常常央求他“再留一天”“再放一场”。他的手扶拖拉机里载着幕布、放映机、胶片、发电机，以及路上的口粮和被褥，走一

圈下来要三个多月。

后来，罗珠放的电影从画面斑驳的老胶片，变成了色彩缤纷的数字电影。影片供应也在更新，动作片、战争片、关于畜牧养殖的科普片，还有讲述西藏解放历史、民族团结的影片等。农牧民甚至可以提前选择片单，在村里“点单”观影。

与此同时，电视、手机也在慢慢普及，聚集在村头看电影不再是唯一的消遣。但人们依旧期待罗珠的到来，像是期待记忆里的一场仪式。37年间，罗珠为他们点亮了高原村落的夜生活，架起了藏北高原牧民与光影世界的桥梁。

苍穹之下，银幕微光映照着脸巴灵村女孩儿阿旺曲珍红彤彤的小脸。今年6岁的她倚在奶奶身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幕布，第一次看电影的她“好像在梦里”。在她周围，放牧回来的汉子，织完羊毡(藏族围裙)的

# “中国农民制造”：全球管乐器吹出的“新音符”



金色小麦在田野中静待收割，一辆辆拖拉机在公路上驶过——这是一座普通的中国村落。然而，落日余晖中，村口大喇叭传出的萨克斯名曲《回家》，又让这里散发出了西式格调。

走进天津市四党口中村，上低音号、小号、长号、圆号、萨克斯……一件件管乐器整齐排列在工坊中。焊接、配件、调音……村民们摆弄起西洋乐器就像侍弄庄稼一样熟练。

四党口中村是全球最大的管乐器生产基地之一，被称为“萨克斯村”。改革开放以来，四党口中村从加工配件、成立自己的乐器厂到将乐器出口海外，一群祖祖辈辈种粮的农民开始摆弄起了西洋管乐器。这里80%的村民从事西洋铜管、木管乐器的生产制作，其中85%的乐器出口海外。

“开始时大家都不认识这些管乐器，生产量并不大，究竟能不能卖得出去，其实心里都没底。”天津奥维斯乐器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国民说。

为了打开销售渠道，张国民这代人跑遍了京津地区的外贸公司，闯出了产品出口海外之路。“几年后销量逐年上升，几乎是做多少、卖多少，海外订单源源不断。”张国民说。

随着订单猛增，乐器厂越办越活，越办越多。在距离四党口中村不远的村庄，天津华一乐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宝展的两个儿子迷上了双簧管和巴松，他们前往四川音乐学院进



▲天津奥维斯乐器有限公司的员工在对圆号进行组装调试(6月2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惟真摄

修，还将学到的音乐知识带回了村里。

现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公司员工大多能吹奏几段管乐。“对村民来说，由于经常性地测试乐器音准音色，工业化、批量化的‘按图索骥’转为了精细化的艺术创造，西方古典音乐也走进了家家户户的日常生活。”天津奥维

斯乐器有限公司销售经理丁保华说。

在走出国门、远销海外的二十余年中，四党口中村的管乐器制造从“上量”到“求质”。2007年后，张国民前往英国、德国等地的管乐制造公司交流探访，精打细磨、学习先进工艺。企业也走上了2022年第19

届国际上低音号大号艺术节、美国“纳姆”乐器展、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乐器展览会等展会平台，受到海外客户与音乐家的关注与好评。

为了适应不同国家、不同用户的多元化需求，张国民带领员工对乐器的孔径、按键等进行定制化改造，在西洋乐器内融入了“中国巧思”。

圆号的弯管就是其中之一。“之前我们灌上松香后腌制，一些海外客户反映乐器音色不够亮。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研究，我们发现不装任何原料、空焐一次性成型的效果更佳，果不其然海外客户反馈非常好。”张国民说。

如今，四党口中村的乐器销往德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十余个国家，年出口额近2亿元。

不只是设计、制造，萨克斯等西洋乐器还不断与中国传统音乐相结合。中国萨克斯演奏家杜银蛟、王清泉等人就将中国经典曲目改编成萨克斯重奏和独奏曲目，在传播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同时，还为中国萨克斯教育以及萨克斯爱好者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教材。

“用西洋乐器演奏中国音乐，可以让西方听众熟悉中国音乐，也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西方乐器演奏的更多可能性。”上低音号演奏家龚宏亮说，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最直观的一种体现。

(记者刘惟真、王井怀)  
新华社天津6月8日电

# “让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安全来、安全回”

### 香港故宫文博馆藏藏品修复团队用匠心与科技守护文物

新华社记者黄茜恬、林宁

在香港西九文化区西海岸，金色外观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步入馆中，内部工程和展厅装修工作已接近尾声。

在第四展厅，藏品修复团队主任吕智超和梁嘉放正在进行馆内大环境的监测工作。随着手中仪器“嘀”的一声，所有指标均显示在正常值范围内。

“我们尽力为文物展出提供最严格的环境条件，尽管外面一年四季气候变化，但馆内的温度和湿度都不会变。”梁嘉放说。

### “让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安全来、安全回”

今年夏天，逾900件来自故宫博物院的珍藏将陆续抵港，在香港故宫文博馆藏藏品修复团队已经做好准备。虽然文物离京前早已完成修复，但要让它们以最佳状态与观众见面，香港故宫文博馆藏的两位藏品修复专家吕智超和梁嘉放仍需做好“预防性保护”工作，从展厅温湿度监控到光照监测、虫害预防，每一项工作都丝毫不敢马虎。

香港故宫文博馆藏藏品修复团队主任吕智超和梁嘉放(右)在展厅内工作(4月22日摄)。

▲在香港故宫文博馆藏藏品修复团队主任吕智超和梁嘉放(右)在展厅内工作(4月22日摄)。

新华社记者王申摄

嘉放说。近观香港故宫文博馆藏的展柜，上层是有防紫外线涂层的玻璃，用于展览文物；下层白色箱体中装有温湿度调节仪器，会根据文物的需求来调整参数。

梁嘉放还介绍，香港蚊虫多，修复团队在香港故宫文博馆藏交付后便开始进行防虫工作，务求保护好展品。

“开馆在即，我们一刻不敢松懈，最大的心愿就是让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安全来、安全回。”梁嘉放说。

### “期待在香港重逢部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

作为香港故宫文博馆藏的首位文保人员，吕智超是中国书画修复师。他自幼热爱艺术、

学习画画，师从中国书画修复名师顾祥妹和孙坚，曾到美国修复了大量中国书画，其中包括元代赵孟頫的《二羊图》等名作。

“香港故宫文博馆藏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其背靠祖国、面向世界的独特优势。”谈及加入香港故宫文博馆藏的初衷，吕智超说，香港文化多元、开放包容，希望未来在这里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在我看来，香港故宫文博馆藏的理念很开放，我们希望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同时又能够宣传中国文化的博物馆。”梁嘉放说，希望把中国传统的修复技艺介绍给世界，促进文物保护交流。

采访中，二人都表示非常兴奋能在香港观赏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吕智超说，自己曾在美国参与过有关故宫博物院的布展；梁嘉放也因工作原因曾多次到访故宫博物

院，对不少文物充满感情。

“期待在香港重逢部分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相信一定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梁嘉放笑着说。

### “希望让更多人了解文物修复工作”

随着文物修复技术的进步，文物修复师也需要不断精进技艺。梁嘉放说：“现在文物修复非常注重与科学技术的结合，需要不停更新知识，并应用到实际工作中。”

修复文物也讲求专注与毅力。梁嘉放回忆起自己曾经花费一整年时间，只为修复一件文物。“因为每一步都在显微镜下进行，工作范围非常小，所以每天的进度非常慢。”

修复工序繁杂冗长，梁嘉放却乐在其中。她说，修复文物的过程不仅重现古代工匠精神，也在发掘和记录故事。“修复过程中会有很多发现，比如文物的工艺、过去使用的材料，我们记录这些东西，再讲给大家，让大家更了解我们这个行业。”

吕智超曾经有过在观众面前进行文物修复的经历。“很多观众都来看我们到底怎么修复，询问我们进行到哪一步。甚至还有一些观众连续一周每天都来，就为了多看文物修复的过程。”吕智超说。

在第四展厅，特地放有两张专门从扬州订制的红色手工大漆桌子。吕智超说，这种红色手工大漆桌子在中国书画修复中算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工具。“在红色的桌子上，更能清楚分辨书画不同的层、纸张破洞、糨糊均匀度等。”

吕智超说，开馆后也计划做一些演示活动，甚至让观众有机会动手参与，从而获得文物修复的直观感受，亲身领略中国传统书画的魅力。

新华社香港6月7日电